

國立中正大學

第二十一屆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年會暨研討會

大會手冊



會議時間：民國 10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144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國立中正大學

目 錄

	頁
大會組織.....	2
議程.....	3
會場須知.....	6
交通住宿資訊.....	7
中正大學校園地圖.....	11
大會論文摘要.....	12
主題講者與主持人名錄.....	54
論文發表人名錄.....	55
與會者名錄.....	56
工作人員名錄.....	60

大 會 組 織

大會主席：陳國榮

籌備委員會：阮秀莉、陳淑卿、林明澤、蔡美玉

顧問：邱漢平、張淑麗、陳音頤、何文敬、蔡振興、王儀君、
阮秀莉、劉建基、姜翠芬、蘇其康、陳淑卿、李有成、
馮品佳、單德興

執行委員：蔡美玉、龔紹明、楊意鈴、張美芳
陳玟君、劉德烜、林惠玲、陳玉美

行政助理：劉景雯、湯麗鳳、蕭惠彬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會 場 須 知

- 主題演講將進行 50 分鐘 (30 分鐘演講，20 分鐘討論)；其餘每場論文宣讀各進行 25 分鐘 (20 分鐘演講，5 分鐘討論)。
- 會議開始前兩分鐘將響鈴，請與會者儘快入席。
- 計時人員會在講演時限截止前五分鐘時，舉第一次牌；截止前二分鐘時，舉第二次牌；時間到時，舉第三次牌，以提醒演講者。
- 聽眾提出問題或評論時，請先介紹自己 (姓名及附屬機構)。
- 會議期間，請配戴名牌。邀請講者、主持人和論文發表人及貴賓配戴粉紅色名牌；一般與會人士配戴黃色名牌；工作人員配戴藍色名牌。
- 會議進行中，請關閉手機。
- 請勿在會議廳內飲食，並嚴禁吸煙。
- 會議期間，會場設有書展 (書林、英檢、東華、劍橋) 之攤位，可前往參考。
- 會場外服務台不接受行李寄放。重要物品請隨身攜帶。
- 會議結束後，請將名牌擲回報到處的紙盒回收。
- 大會不提供早餐，來賓可自行前往中正大學學生餐廳地下室、湖畔咖啡及全家便利商店用餐。
- 午餐用餐地點在兩側的研討室。用餐後，請配合垃圾分類，處理餐盒及廚餘。
- 本校活動中心內的「郵局」設有自動提款機 3 部，可提供提領現金服務。

交通住宿資訊

交通

● 開車

(一) 經國道 1 號

由民雄交流道下，往民雄方向沿著民雄外環道(民新路)前行約 1.9 公里，過民雄陸橋後左轉進入省道台一線，前行約 600 公尺，右轉入大學路三段後，沿著大學路往前行駛約 4.2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二) 經國道 3 號

1. 南下方向：梅山交流道下→縣道 162 (經過大林鎮公所)→左轉往民生路→往前行駛左轉大民北路→左轉到縣道 106(大學路一段)→再行駛五分鐘即抵達中正大學。
2. 北上方向：竹崎交流道下→縣道 166→民雄方向→再依照沿路之指示牌，即可抵達中正大學。

● 火車

- (一) 乘搭火車至嘉義站，轉搭嘉義縣公車(附時刻表，見表一、表二)至本校，所需行車時間約 40 分鐘，經由省道往民雄由正門轉本校校園。校園內停靠三站，請在活動中心前上下車。

- (二) 乘搭火車至民雄站，出站後步行至民雄長壽會館(圖一：步行地圖)轉乘嘉義縣公車。

圖一：步行地圖



表一：縣公車嘉義行經本校行車時刻表	
嘉義←→中正大學	
嘉義開	中正大學開
*06:10 (通)	07:50
*07:00	08:55
*08:00 (假)	09:45
09:00	11:55 (假)
*11:00 (假)	13:10 (通)
*11:30 (通)	13:45
13:00	15:55 (假)
*15:00	16:35 (通)
16:00	16:45
*17:00	18:00
*18:00	19:00
*19:00 (週日開，寒暑假停駛)	20:00 (週日開，寒暑假停開)
*21:00	22:00

1. 火車站至本校，所需行車時間約四十分鐘，經由省道往民雄由第一側門轉入本校校園。
2. 校園內停靠三站，分別在單身宿舍、工學院及活動中心前上下車。
3. 候車者請依表列時間提早五分鐘候車。
4. *：經南華大學後再轉入本校校園，請先於校門口下車。
5. 假：假日公車週六日及國定假日提供服務。
6. 通：通勤公車週一至週五上班日提供服務。
7. 聯絡電話：(05) 2788177

表二：縣公車民雄行經校外行車時刻表	
民雄←→中正大學←→梅山	
民雄開	梅山開
07:00 (通)	06:10 (通)
10:00	09:10
17:10	14:30

1. 民雄至本校行車時間約五分鐘，梅山至本校所需行車時間約四十分，候車者請依時刻表計算時間提早候車。
2. 民雄往返梅山班車未進入本校校園，請於校門口下車。
3. 通：通勤公車週一至週五上班日提供服務。
4. 聯絡電話：(05) 2788177

● 客運

(一) 日統客運

南下時刻表(台北往嘉義)

台北站	06:40	07:40	08:40	10:40
11:40	13:50	14:50	16:50	18:00

三重站	06:50	08:50	10:50	11:50
14:00	15:00	17:00	18:10	

林口站	07:10	08:10	09:10	11:10
12:10	14:20	15:20	17:20	18:30

1. 票價: 390 元
2. 以上票價及時刻表如有變動,以站上公告為主 <http://www.solarbus.com.tw/>

北上時刻表(中正大學站往台北)

07:55	09:05	11:30	13:00
14:00	16:00	18:00	19:10

1. 票價：請洽日統票務窗口
2. 沿途停靠：中壢、桃園、林口、三重交流道、台北(忠孝西路二段 11 號)
3. 聯絡電話：(05) 2720622

(二) 台中客運

台中客運本校往台中資訊		
嘉義→二高(國道三號)→台中(經草屯)		
區間	全票	半票
嘉義→台中	150	75
民雄→台中	130	65
民雄→草屯	130	65

1. 行經路線：

嘉義車站 - 北門車站 - 頭橋工業區 - 吳鳳技術學院 - 民雄 - 中正大學 - 竹崎交流道(國道三號) - 草屯交流道 - 草屯 - 中投公路 - 仁愛醫院 - 中興大學 - 台中車站

2. 發車端預估行車時間：台中至草屯 30 分；嘉義至民雄 25 分；嘉義至中正大學 30 分

3. 行車路況不同，如欲搭乘，請提早 10 分鐘至各站候車

4. 由於台中客運寒暑假及平常日發車時刻表多所變動，請依台中客運網站為主：
<http://www.tcbus.com.tw/>5. 台中汽車客運「台中－嘉義」時刻表：<http://60.249.10.173/image/6187.pdf>

6. 嘉義站：(049) 2656301 中正大學站：(05) 2723991

● **高鐵**

搭乘高鐵至太保站後轉搭計程車至本校，路程約 30-40 分鐘。

住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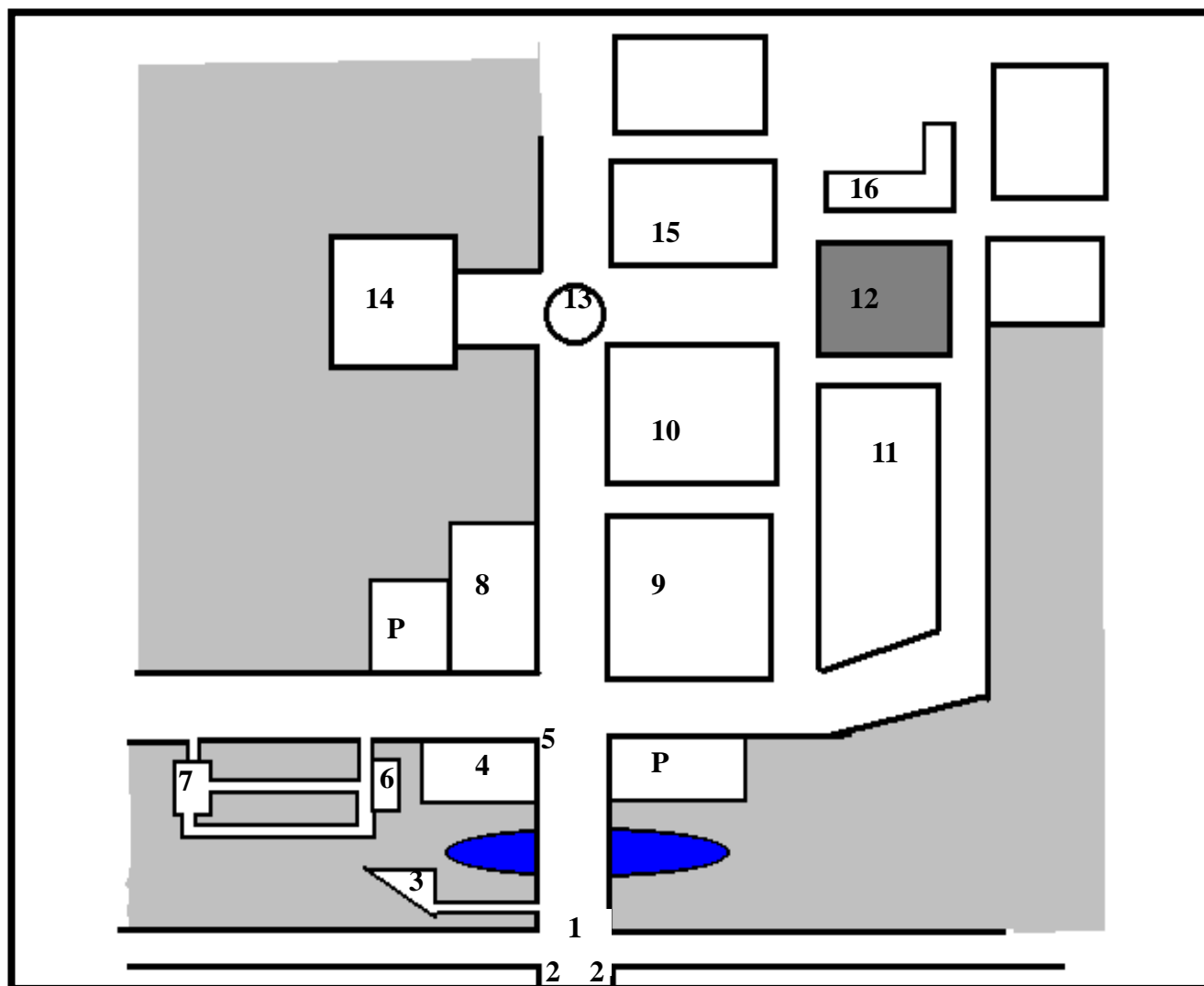
(一) 校內住宿

演講者以及會議主席會被安排於中正大學致遠樓住宿，其他參加研討會的來賓請參考以下旅宿資料。

(二) 校外住宿：請自行上網查詢並預約住宿

- 廣美飯店：嘉義市忠孝路 555 號 10 樓 TEL: (05)278-8112
<http://618.go168.com.tw/go168/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about&PreView=1>
- 嘉義兆品酒店：嘉義市文化路 257 號 TEL: (05)229-3998
<http://chiayi.maisondechinesehotel.com/>
- 二階堂商務旅館：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42 號 TEL: (05)221-9588
<http://www.nikaido.com.tw/index.php>

中正大學校區地圖



- | | |
|--|-------------|
| 1. 大門口（嘉義縣公車下車處） | 10. 行政大樓 |
| 2. 夜市 | 11. 管理學院 |
| 3. 致遠樓（主持人、講員住宿） | 12. 大禮堂（會場） |
| 4. 活動中心（講員住宿、鬥牛士西餐廳、全家便利商店、書局、小吃街、郵局、銀行、美容院） | 13. 噴水池 |
| 5. 嘉義縣公車上車處 | 14. 圖書館 |
| 6. 影印部、學生餐廳 | 15. 共同教室大樓 |
| 7. 超市 | 16. 工學院一館 |
| 8. 文學院 | P 停車場 |
| 9. 社科院 | |

大會論文摘要目錄

題目	作者	頁
創發—性別化(En-Gendering)的奇幻歡樂節慶精神： 檢視瑪大蓮娜計畫(The Magdalena Project)中女性藝術家的創意與 串聯力量	蘇子中	14
「生死交界：談《慰安婦》中鬼魅他者與哀悼倫理」	鄧秋蓉	15
Fantasy and History in Kim Deitch's Graphic Narratives	Jeff Johnson	16
幻想愛：魯西迪《佛羅倫斯女巫》中的身分混生	楊雅筑	17
“The Living Strut and the Dead Souls Creep”: The Return of the Dead and the Loss of Rural Ireland in Patrick McCabe's <i>Winterwood</i>	楊意鈴	18
人鬼殊途？尼爾·蓋曼《墓園裡的男孩》中的後人類成長啟示	李怡瑩	19
轉角遇見「鬼」：以物質生態（女性）主義閱讀《魔法阿媽》與《給 桃子的信》	張雅蘭	20
The Fantastic Presence in <i>Howards End</i> and <i>A Passage to India</i>	趙美玲	21
Moses, a Legendary Hero of Conjuring Myth in Zora Neale Hurston's <i>Moses, Man of the Mountain</i>	陳瑞卿	22
不可能沒時間：《夜行馬戲團》中的奇幻魔勢	吳哲硯	23
Toward a Happy Ending of Impossibility: Revisiting “Eucatastrophe” in <i>Till We Have Faces</i> and <i>The Lord of the Rings</i>	周岫琴	24
不斷重新書寫的奇幻旅程：多麗斯·萊辛的 <u>簡述地獄行</u>	洪淑敏	25
「從現實到奇幻：瓊斯的流動城堡」	李玟慧	26
調緊發條的手：從電影《發條橘子》看悲觀主義的後人類思想	唐敬鈞	27
蒂娃卡魯尼《香料情婦》中的奇幻敘事與南亞裔美國人離散認同	龔紹明	28
Hybridity of Genres in Margaret Cavendish's <i>The Blazing World</i> (1666)	蘇靖茶	29
威廉·吉布森《神經喚術士》中的逃逸速度	李蕙君	30
I Am Nobody: Fantasy and Identity in Neil Gaiman's <i>Graveyard Book</i>	張崇旂	31
Textual games in Borges's <i>Labyrinths</i>	陳數紅	32
柯立芝《克麗絲塔貝》中的詭奇之美與闇夜幻想	張建明	33
重返納尼亞：探索 C. S. Lewis 「獅子 女巫 魔衣櫥」中的英雄之 旅	楊玉妙 蔡雅茹	34
一場特異的奇幻之旅：維吉尼亞·沃爾夫《奧蘭多》中的時間、 空間及性別踰越	陳櫻珊	35
神技或惡俗？喬叟〈教士的鄉士故事〉之「去」或「再」反智主 義探討	高家萱	36

《英倫魔法師》中的魔法論述	郭詩裴	37
Fantastic Time and Place: Queer Crossing in Jeanette Winterson's <i>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i>	李婕希	38
Biopolitics in Dark Fantasy: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Advancement of Lives on <i>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i>	陳重仁	39
Fantasy and the Fear of Death in Neil Gaiman's <i>The Graveyard Book</i>	田偉文	40
『無奇不有』：從「薛丁格的貓」再探寫實的異想世界	林宜莊	41
Freeing the Body: Body Imagina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in Lewis Carroll's <i>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i> and Susan Sontag's <i>Alice in Bed: A Play</i>	吳彥祺	42
情動力奇幻異象：從超現實詩景到後形上學的異境	蔡淑惠	43
『一千零一夜』的愛欲與他者	羅青香	44
消失的「遠古秘法」：以 C.S.路易斯的《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魔衣櫥》及其電影改編為例	陳瑞松	45
未完成的鬼故事：撒姆爾·泰勒·柯立芝《克麗絲塔貝》的斷簡殘篇	李為堯	46
奇幻與歷史交會時互放的光亮：重探《貝武夫》屠龍詩篇的敘事架構	劉雅詩	47
愛情離心力：奧維德《變形記》中的醜怪美學	施弘尉	48
「致我親愛而不幸的繼承人」：《歷史學家》中的志怪傳統與書信傳承	陳皇華	49
信或不信？奇幻世界的紅燈區——「第七度感應」的時空再現與身體政治	陳映華	50
Paradise Lost X: Doris Lessing's Vision of the Fall in <i>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i> , <i>The Fifth Child</i> and <i>Ben, in the World</i>	陳豔姜	51
他/我之間：陳志勇繪本中的「他者」元素探討	吳佩穎	52
找回失去的亞特蘭提斯(Atlantis)從霍夫曼小說《金罐》看德國晚期浪漫主義文學中的魔幻寫實傳統	林倩君	53

創發—性別化(En-Gendering)的奇幻歡樂節慶精神： 檢視瑪大蓮娜計畫(The Magdalena Project)中女性藝術家的創意與 串聯力量

蘇子中 臺灣師範大學

瑪大蓮娜計畫 1986 年創立於英國威爾斯的卡地夫，是一個以「第三劇場」模式運作的女性藝術家國際網絡。「第三劇場」一詞係由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所創，強調此劇場既非前衛亦非主流，而是一處鼓勵表演者透過表演進行自我探索的空間。瑪大蓮娜計畫批判奉行陽具中心主義的主流劇場產業與操作方式，質疑男性劇場語言，並堅持發動源於「憤怒顫抖」而非「懼怕顫抖」的策略性越界。瑪大蓮娜計畫始於憤怒——一種針對女性聲音受到壓抑而引發的狂怒。後來這股怒氣轉化成一種性別化的節慶精神，頌揚女性劇場藝術家的創造力、姊妹情誼以及人際網絡力量。計畫藉由藝術節與工作坊為女性藝術家的表演工作與訓練提供一個展演的平台，計畫也透過論壇與研討會提供大家一批判性與知識性討論的空間，計畫並透過通訊、出版品及該計畫的網站提供所有會員一聯繫與相互支持的管道。透過這些網絡，全球各地孤立的女性藝術家得以展現她們作為表演者的尊嚴並且讓她們的作品有機會贏得人們的肯定。

本論文所關注的問題如下：在瑪大蓮娜計畫中，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事、物或力量在世界各地推展計畫？並且能進一步組織、牽引和帶領女性藝術家的熱情、實驗精神與創作能量？換言之，本論文的目的即是探索由克里斯·傅萊(Chris Fry)所指稱的「瑪大蓮娜之路」(the way of Magdalena)。透過批判性的思考，本文企圖找出在計畫成功的背後，不同階段的推動力量，並試圖描繪計畫不斷改變的地形與疆界。亦即，本文所關注的是該計畫性別化的歡樂節慶精神究竟如何幻化，如何移轉，如何在人與人間以及國與國間傳佈。就好比蘿拉·柯爾(Laura Cull)所指出的，德勒茲的相關概念，如同情感(affect)與幻化(becoming)等，「具極大潛力，特別是在表演如何影響觀眾的分析上，提供了一個替代選項。這有別於源自表演研究對符號學、批評理論與精神分析的倚重，與其所造成過度強調詮釋與意義建構的效應」(8)。同時，本文將嘗試把瑪大蓮娜計畫置於女性主義歷史與論述演進的範疇內。

關鍵字：瑪大蓮娜計畫、歡樂節慶精神、吉兒·格陵后、女性主義

情感生死交界：談《慰安婦》中鬼魅他者與哀悼倫理

鄧秋蓉 淡江大學

本文旨在探討韓裔美籍作家凱樂（Nora Okja Keller）著作之小說《慰安婦》（Comfort Woman），關注小說中歷經殖民與戰爭暴力、性壓迫之逝者與倖存者，挪用法國哲學家德希達針對哀悼、逝者等議題之討論，深入檢視小說《慰安婦》中生死交界之鬼魅他者，以及哀悼的倫理意涵。小說《慰安婦》透過一對母女平行的敘事，揭露二次大戰期間韓國婦女被迫成為殖民政府日本軍隊的性奴隸，在此暴力壓迫中死去的冤魂糾纏敘事者／母親／倖存者，令其回應鬼魂的需求，而敘事者／母親／倖存者也成為召喚亡魂的靈媒，跨越生死交界；當母親去世之後，另一敘事者／女兒透過逝者／母親遺留下來的錄音帶，藉由逝者的聲音，得知逝者／母親曾是慰安婦的經歷，並回應對逝者／母親的責任。本文援引德希達的哀悼論述，討論哀悼之不可能性，卻又是必要的責任，正常的哀悼往往遺忘了他者的差異，如何理解逝者與鬼魂之無限差異，成了倖存者／生者的倫理課題，如何在哀悼的矛盾中，盡力做到回應他者／逝者的責任，並挪出空間，包容死亡帶來無限差異。某個程度而言，小說《慰安婦》中的哀悼是一種倫理，要求倖存者／生者回應逝者／鬼魂差異的存在。

關鍵字：《慰安婦》、逝者、鬼魂、德希達、哀悼、倫理

Fantasy and History in Kim Deitch's Graphic Narratives

Jeff Johnson 成功大學

Kim Deitch, a veteran of the underground comix era of the 1960s-1970s, has published in book form since 2000 a series of well-received interconnected longer graphic narratives that render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90s in stories that wind through representations of forms of entertainment historically regarded as low (carnivals, vaudeville, comic strips, movie serials, radio, children's television and especially animated cartoons), as though the history of modern America *is*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popular entertainment. With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in their address to their contemporary audience Deitch both indulges and castigates the desire for escape (through physical flight or nostalgia or hallucination or madness) from accepted everyday realities, both celebrates and presents as frightening the capacity of the fantastic to disrupt those realities.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2002), Deitch's most praised--and least fantastic--major work, depicts a set of characters working in the American commercial animation industry from the early to the late 20th century. In it, the more powerful (and ambitious and dangerous) forms of fantastic imagination are gradually excluded, or regimented into the service of commercial success, as the narrative moves forward from the 1920s. This occurs simultaneously on the level of form, both of studio cartoons and of experimental art animation, on the level of the cartoons' content (popular surrealism yielding to Disney cuteness and superhero adventures), and in the political existence of the animators, with the suppression of open leftists in the industry after World War II. Deitch's recurring character Waldo the cartoon cat represents within *Boulevard* the literally demonic energies (he claims to be an actual demon) that feed the creativity of the animators and the fascination of the viewers, but a threatening energy that is continually being smothered by the society that also desires it—which in turn means that it erupts in darker forms.

The mostly unrelieved sequence of frustration and failure visited on the major characters of *Boulevard* seems linked to its relatively strong commitment to realism. By contrast, *Shadowland* (2006), *Alias the Cat* (2007) and *The Search for Smilin' Ed* (2010) include more grotesque cruelty and suffering, but they offer some redemption by fantastic means within their narratives. Repeatedly characters are rescued from terrible, often deserved, fates, or their sufferings or crimes achieve some value,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alien, supernatural, or simply unreal beings. Deitch's narrative constructions themselves—and his deliberately cartoon-tinged drawing style—hold in tension throughout the wish to represent a real, terrible, hidden past the narratives claim to reveal (the author popping up within the narratives as its puzzled investigator) and the urge toward fantastic possibilities at once fearful and inspiring that might give it meaning.

Keywords: comics, animation, history, narrative

Fantasizing Love: Identity Hybridizations in Rushdie's *The Enchantress of Florence*

幻想愛：魯西迪《佛羅倫斯女巫》中的身分混生

楊雅筑 淡江大學

This paper discusses British Indian writer Salman Rushdie's fantasy novel, *The Enchantress of Florence* (2008), in relation to postmodern and intercultural hybridizations. Se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he novel's characters venture betwee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pre-modern fables and modern humanism. This essay argues that by interculturally exploring fantastic conventions with modernist inquiries on human subjectivity, Rushdie's novel destabilizes dualistic categorizations into hybridized mirroring proliferations of self-other identity reconstruction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addresses the text's reference to postmodern writing aesthetics. Discussion starts with comparisons of Rushdie's text with fantastic writing techniques and metaphysical thinking progressions to demonstrate the novel's postmodern questioning and reworking of the two traditions. To elaborate on Rushdie's method of rewriting fantasy, this section focuses on examining examples of fantasy-modernist confrontations that lead to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of self and other as well as fact and fiction. This brings discussions to the paper's second aspect regarding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and hybridizations. In the novel, through narratives on amorous tales of cross-cultural love fantasies and enchantments, the text unfolds hidden histories concerning the interrelatednes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spheres. The novel fantastically explores into literary,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mmunications and miscommunications between pre-modern and modern as well as East-and West. By accentuating self-reflexive parodies, Rushdie's novel manifests the heterogeneous plurality of performing postmodernist intercultural subjectivities, which functions not as a means to celebrate hyper real simulacra or cultural relativism, but to evoke critical parodies and re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fallacies of oppositional, static, and exclusive identity formations.

Keywords: hybridity, postmodernism, interculturalism, subjectivity, fantasy novels, metaphysics

“The Living Strut and the Dead Souls Creep”: The Return of the Dead and the Loss of Rural Ireland in Patrick McCabe’s *Winterwood*

楊意鈴 中正大學

Drawing on Derrida’s politics of mourning and the related concept of melancholia in *The Work of Mourn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Winterwood* Patrick McCabe appropriates the Gothic literary tradition to illustrate the Irish experi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melancholia for the irretrievable rural Ireland. Redmond Hatch, a stringer at the *Leinster News* in his early forties, recounts his encounter with Ned Strange, a seventy-year-old piper and fiddler, in Slievenageeha in Ireland. As he becomes more intimate with Ned, he finds his life history overlap with the old man’s. Meanwhile, Redmond’s life begins to deviate after the divorce and unemployment. After the outbreak of Ned’s pedophilia scandal and the following suicide in prison, the apparition of Ned comes to haunt Redmond and triggers a series of detri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him. As Redmond’s obsession and sympathy with Ned increase, Redmond discovers certain hard facts of rural Ireland that Ned’s folklore fails to explain, erase, or mask. As the novel unfolds, Redmond’s grotesque encounter with Ned draws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 role of country in Ireland in the globaliz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Derrida, mourning is a relentless process, in which melancholia is the norm and pain will never be alleviated. In melancholia, the mourning subject tends to be deceptive. The truth is often masked, distorted, or partially told. As the subject recalls the memory of the dead, he or she gradually identifies with the deceased. This obsession with mourning, however, is essential for the survivor, since it is the “ethical obligation” of the survivor to keep alive the memory of the dead. In light of Derrida’s conception of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the paper first will explain how Redmond’s psychological affiliation with Ned resembles the symptom of melancholia. Next it will suggest that Ned stands for the remains of rural life in Ireland. Redmond’s emotional entanglement with Ned epitomizes the ambivalent position of rural Ireland in the globalizing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rural Ireland used to serve as the source and backbone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On the other, it has been burdened with the painful memory of poverty, social conservatism, and migration. The advent of globalization proves the former as illusory and the latter as hindering. Final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McCabe writes about Redmond’s grotesque experience with Ned not to reminisce or restore the untainted existence of rural Ireland, but to reexamine and relocate i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Winterwood*, Derrida, mourning, melancholia, rural Ireland, globalization

人鬼殊途？尼爾·蓋曼《墓園裡的男孩》中的後人類成長啟示

李怡瑩 文藻外語大學

菲利帕皮亞斯(Philippa Pearce)指出，為兒童書寫的鬼故事初現於 20 世紀，而後逐漸變成“當代”的寫作的主軸之一。為了不驚嚇年輕的讀者群或者使其太過迷信，許多的青少年與兒童文學作家儘量避免以鬼魂或幽靈為故事主軸。在這脈絡之下，青少年文學小說家尼爾·蓋曼 (Neil Gaiman) 仍以《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 一書贏得了 2009 年紐伯瑞獎章(Newbery Medal)的殊榮。此作品獲獎可能揭示“當代”為青少年與兒童書寫中美學與論述的轉變。這部小說顯示 21 世紀初期仍維持著 90 年代以來的奇幻文學出版風潮，也反映讀者似乎開始對青少年哥德式與恐怖小說的閱讀與創作感到有趣。蓋曼的這部小說與拉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s) 呈現出互文關係(intertextuality)，而這兩者的互文性顯示出不同的年代對成長這一個概念的改變。在《森林王子》一書中，吉卜林對主角莫格力(Mowgli)的描述不僅代表殖民者將被殖民者美化或誤讀為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也預設了孩童與自然之間應無距離。另一方面，在蓋曼的小說中，主角奴巴弟·歐文斯(Nobody Owens)的存在揉合了活著與死亡這兩個看似極端的狀況，但這雜糅卻獨特正面。筆者強調近三十年間，讀者對如魔戒，哈利波特系列，暮光之城系列等奇幻文學的喜愛，反映一種時代的需求，而蓋曼的這部小說可視為探討當代人類如何以後人類的姿態存在，如何發展自身中的人性(humanity)，揉合自身的怪獸性(monstrosity)，並同時對迅速變化的世界保持開放態度。

關鍵字：身分建構，怪獸性，後人類性，互文

**轉角遇見「鬼」：
以物質生態（女性）主義閱讀《魔法阿媽》與《給桃子的信》**

張雅蘭 華梵大學

人類對於看不見的世界與空間總是有無限想像，對於這個未知超自然神秘空間的敬畏衍生出一種謙卑的心靈與信仰的形成，並從中帶出儀式、祭典、禁忌、風俗習慣，以內省的自覺規範人類外在的行為。然社會變遷與科學理性思維的引入後，怪力亂神的撻伐聲讓人們重新審視對於看不見的世界的態度，而這個態度也隨著信仰的多神與一神的差別在世界各個角落形成相當不同的生態觀與動物觀。本論文主要聚焦於兩部動畫，一為以台灣民情風俗為背景的王小棣在 1998 導演的《魔法阿媽》，另一為以日本瀨戶內海的鄉下為背景的《給桃子的信》（2012）。論文主要以物質生態（女性）主義（material ecocriticism/ecofeminism）閱讀此兩部動畫，檢視動畫中主角們（5 歲男孩及 11 歲女孩）與「鬼」或「妖怪」相遇的刻畫以及其在台灣與日本文化的脈絡下所帶出來面對異於人類他者的態度、信仰、和成長。

物質生態（女性）主義主要是來自生態評論的新興領域的開展，包含「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s）（Karen Barad, Diana Coole, Samantha Frost）、「物質生態評論」（material ecocriticism）（Serpil Oppermann, Serenella Iovino）、「物質女性主義」（Stacy Alaimo, Susan Hekman）以及「生命物質主義」（vital materialism）（Jane Bennett）。這些論述強調充斥著可見與不可見元素的環境/宇宙與人類的心靈與身體的互動，在此互相作用之間激盪出科學也難以預測甚或證實的結果。透過對於鬼怪世界與異質空間的書寫，是另一種重新看待地方感、鄉土的方式。藉由奇幻想像，跨界穿越現實，凸顯人與非人環境、他者的互動與對話，並對根深蒂固的理性、人中心思維提出批判與反思。

關鍵字：物質生態、《魔法阿媽》、《給桃子的信》、鬼怪、自然與超自然

The Fantastic Presence in in *Howards End* and *A Passage to India*

趙美玲 南華大學

In *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 E. M. Forster uses two terms—fantasy and prophecy—to account for the extraordinary but disturbing presence in some realistic novels that makes futile reason, logic, or any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Forster calls this presence “the bar of light,” which, owing to its different intensity, is sometime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plot but sometimes cuts across its boundary. Forster further notes that novels with such a presence revolve around a “fantastic-prophetical axis,” and their odd method or subject-matter impels the reader to make an additional adjustment in reading them. Despite some shared features, such as the sense of mythology and deviation from realism, fantasy and prophecy work with their respective property to create in the novel a mysterious force that obstructs the normal reading process with a sense of hesitation and indeterminacy. Such mysterious force with its corresponding effect is strongly felt in *Howards End* (1910) and *A Passage to India* (1924), two predominantly realistic novels. In these two novels two myth-like figures—Mrs. (Ruth) Wilcox and Mrs. Moore—oscillate between the realm of humanity and that of the spiritual to elude the reader’s rational grasp. After their death, Mrs. Wilcox and Mrs. Moore are elevated to the state of ghostly deities and rise above human sufferings and alienations to serve as the otherworldly connector, an essential role that most characters in Forster’s novels fail to perform. What seems to be an expedient way out of all human muddles, however, turns into muddle itself when investigated under the laws of realism. Therefore, how to measure the inclusion of the fantastic element to the realistic trope becomes a crucial issue in order to rescue such narrative maneuver from becoming mere gambols. In this paper, I will first draw on Forster’s own “formula” to analyze the nature of Mrs. Wilcox’s and Mrs. Moore’s characterization and to demonstrat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antastic and the prophetic. Possible motives for such inclusion of apparently incompatible elements will then be examined as means to evaluate its validity and legitimacy. All the above discussions and analyses will serve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fantastic is but a manifestation of Forster’s ultimate despair to find an effective means either on the existential level or on the narrative level to prevent and mend divisions.

Keywords: E. M.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Howards End*, *A Passage to India*

Moses, a Legendary Hero of Conjuring Myth in Zora Neale Hurston's *Moses, Man of the Mountain*

陳瑞卿 中華大學

In her essay, "Characteristics of Negro Expression" (1934), Zora Neale Hurston (1891-1960), an important African-American folklorist and woman novelist associated with the Harlem Renaissance, asserts that "Negro folklore is not a thing of the past. It is still in the making"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36). With this assertion, she highlights the black folks' creative power and their ability in adapting a variety of paired elements like God/the Devil and new/old. Meanwhile, highly acclaiming the black folks' reinterpretation of anything they touch for their own use, she terms the Negroes "a very original being" but criticizes the stereotyped concept that the Negroes are "lacking in originality," "the modification of ideas"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37). Accordingly, in her third novel, *Moses, Man of the Mountain* (1939), Hurston recreates and modifies the biblical allusions, Moses and the Exodus, making the suffering enslaved Hebrews equal to the American slaves and the Exodus to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latter. Depicted as a black folkloric, mythic hero with leadership and conjuring power, Moses is a two-headed voodoo man eager to master the secret power of Nature. For the ex-slaves in awe of the hero's supernatural power, Moses sometimes embodies godly divinity. To Hurston who universalizes Mosaic legend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novel, Moses has been worshiped "all across Africa, America, the West Indies" (*Novels and Stories* 338). As Hurston has her own aesthetic viewpoint on the Negro expression, Part I of this paper will investigate her folklore aesthetic to discern her connection with the African-American women's writing tradition and the context of her contemporary male and female writers. In terms of the universalized pattern of hero archetypes, Part II will analyze how Mentu inspires Moses to dream of the quest for the conjuring knowledge preserved in the book of Thoth at Koptos and why he abandons his privileged status as an Egyptian military leader and prince. Part III will move on to how Mos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mentor, Jethro, fulfills his dream of the quest, transforms himself into a powerful conjure man, but refuses God's summon. Part IV will explicate how Moses accepts God's summon, successfully emancipates the Hebrews from slavery, but leads them into the wilderness for years, how he clashes with the conjure woman, Miriam, and the ambitious priest, Aaron, and how he might return to Mount Sinai from the top of Mount Nebo after his recollecting the detailed moments with God. As Hurston uses the black aesthetic expression to revise Mosaic legends, she not only proves her originality but also tactically relates the issues of race, gender and class.

Keywords: fantasy, conjuring myth, hero archetypes, race, gender, class

不可能沒時間：《夜行馬戲團》中的奇幻魔勢

吳哲硯 台灣大學

一般咸認，奇幻文學首要處理「不可能」。C. S. Lewis 定義為「任何處理不可能及超自然的敘事」；W.R. Irwin 帶進遊戲視角，稱之「不可能的文學」；C.N. Manlove 及 Roger C. Schlobin 也都將「不可能」列為根本要素。誠然，此原則不可讓渡，但似略顯粗疏，未納入時間向度（現在不可能，而過去可能？現在不可能，而未來可能？現在可能，而過去不可能？或現在可能，而未來不可能？）。相衡下，Tzvetan Todorov 的著名定義，顯得較具時間意識。奇幻，根據 Todorov，是遲疑(hesitation)，一種不確定的時延(duration of uncertainty)，因為無法決斷是自然或超自然。這遲疑(分別就讀者、角色、主題而言)，便涉及了時間。

美國作家艾琳·莫根斯坦(Erin Morgenstern)的小說《夜行馬戲團》(The Night Circus)，描述一場賭注。魔術大師普洛斯佩羅以女兒賽莉雅作為代理人，與魔法灰衣男亞歷山大領養的弟子馬可，在馬戲團展開對決，至死方休。文本充滿不可能的奇幻元素，但筆者認為，「時間」是關鍵，且其隱喻流串全文：被賽莉雅施法碎裂又復原的懷錶、一夜之間冒出且僅於夜間開放的馬戲團、總也不老的馬戲團眾主事者、馬戲團標的物「夢鐘」、分別能望見過去與預言未來的莫瑞雙胞胎等，都是一段特定時間中的不可能。

滿紙荒唐言，不會是奇幻；放諸四海俟諸百世的不可能(universal impossibility)，不會是奇幻。可能與不可能於時間之流中的辯證，所頓出的節奏，才是造成奇幻的主因。此外，文本中的顯主題，魔法與魔術的對決，也關係不同的時間韻律。魔法無需準備，點石成金，即刻生效，懸置時間；而魔術的障眼法，包括注意力誤導、聲音誤導、地點誤導，其基礎皆是時間誤導（發生於 A 時間點，卻讓觀眾以為是 B 時間點才發生；或是讓觀眾以為 A 時間點已發生，其實到 B 時間點才發生）。然而，文本中的魔法與魔術，節奏交錯至無法區辨（且以「魔勢」名之，取其「手勢」、「時勢」），產生更玄妙的奇幻韻律——魔術師普洛斯佩羅傳授女兒的，實際上是包裝成魔術的魔法，而魔法師亞歷山大教導馬可的，卻是接近有理可循的魔術知識體系。直至終章，謎底揭曉：亞歷山大和普洛斯佩羅從遠古便針對世界運行方式、永恆、時間爭辯，故持續以各自的系統及代理人競爭。

有別於一般分析奇幻文學常以空間為入口（例如「兔洞」、「中土」或「衣櫥」），本文探討「時間」在《夜行馬戲團》中，所擔負催生奇幻的功能。

關鍵字：奇幻文學、不可能、時間、《夜行馬戲團》、魔法、魔術、魔勢

Toward a Happy Ending of Impossibility: Revisiting “Eucatastrophe” in *Till We Have Faces* and *The Lord of the Rings*

周岫琴 輔仁大學

Fantasy, in terms of J. R. R. Tolkien in his influential essay “On Fairy Stories,” is “a natural human activity,” a “sub-creative” activity of the mind to invent a world beyond the natural world we know. It is a “secondary world” full of wonder and strangeness, a realm of enchantment that cannot possibly be envisaged in the mundane world yet can be encountered in the (textual) world of the fairytale. Tolkien furthers his conception of fantasy with the idea that “[i]n human art Fantasy is a thing best left to words, to true literature.” Intriguingly, here Tolkien is obviously underscoring the value of “narrative art” i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ub-creative enterprise of fantasy, which is, so to speak, the “impossible” mission of making the unnatural/supernatural natural, the unreal real, the disenchanted world enchanted again. In the age already deeply preoccupied with the modern theory of language, that is, with the structure of signs, such an emphasis on words and the art of literature in the full play of fantasy deserves reconsideration—in theoretic and thematic terms.

Theoretically, there is an important inquiry emerging from the link between fantasy and language, the former bearing the quintessential and ultimate function of invoking the “secondary belief” in metaphysics, whereas the latter, cherishing the nature which absolutely pertains to anti-metaphysics: How on earth then can the two, contradictory in essence, be “reconciled” at their service of textualizing the fantastic? To wrestle with this question about the assumedly impossible reconciliation inherent in the textuality of fantasy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o a comparative study engaged in a theoretical scenario of “clash” between modern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literary discourse, specifically Todorov’s theory of the fantastic, and the fundamentally religion-oriented ideas of fantasy upheld and practiced by the two congenial fantasists around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olkien and C. S. Lewis.

Furthermore, the aforementioned comparative study will also be undertaken through the thematic lens of the *eucatastrophic* endings of C. S. Lewis’s mythic and “fantastic” book, *Till We Have Faces*, and Tolkien’s masterpiece,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theme of “eucatastrophe” is significant and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study mainly because this peculiar and dialectic type of “happy ending” plays both “the strange mythic quality” of the fairytale that “has no true ending” and “its highest function,” as it makes possible a “glimpse of joy,” “a far-off gleam of evangelium,” “beyond the walls of the world” and thus moves the text of *fantasy* to “end” with a transcendental/religious vision of reality of hope without end.

At last, this study will attest to the finding, whether in Tolkien’s and Lewis’s metaphysics-laden textualization or in Todorov’s structuralist-based theorization, that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reconciliation in question is paradoxically self-evident and self-annihilating and ultimately transcended in the open- and happy-ended text of fantasy literature.

Keywords: Fantasy, Literature, Eucatastrophe, Tolkien, Lewis, Todorov

不斷重新書寫的奇幻旅程：多麗斯·萊辛的簡述地獄行

洪淑敏 金門大學

瘋狂，在多麗斯·萊辛的作品中，一直都是一種自我提升的過程，猶如煉金術般，不停重複地細心打造，觀看這個世界的新角度。簡述地獄行 (*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 中，主角查爾斯·華金斯，因為失憶症被送進醫院，他的瘋狂，呈現出一種後現代主義中的分裂個體，以此抗拒自我被客觀世界淹沒的被消滅感；在尋找“水晶體”的奇幻內在旅程中，呈現現代主義中，對客觀與真理的迷思，卻也暗示著男性被壓抑的潛意識：對於回歸前伊底帕斯混沌時期，與外在世界融為一體的慾望。

語言，呈現出荒謬感，當華金將內在世界中的語言與渴望，訴諸於醫院的現實世界中，藉由瘋狂，華金斯也才可能打破那制約他的象徵秩序。本篇論文，將討論華金斯在不同空間的奇幻旅程，也是認識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過程。他一開始的冒險航行，與對世界的認知，皆呈現出榮格所解釋的“原形”(archetype)；旅途中，對女性的恐懼與排斥，如同克莉斯蒂娃“賤斥”(abject)的概念，是男性為了進入父權社會的一種壓抑；當他目睹瘋狂地互相殘殺的動物世界，賤斥感達到頂端，華金理解到文明的建立，經歷許多對本性的壓抑與世界的偏見，猶如他對身邊人的冷淡。當眾神決議華金的旅程簡報隨著他的記憶一起消失，這世界的“敘事”，就猶如華金的故事一般，將成就於個人與外在世界不斷互動與創造的成果。

關鍵字：後現代分裂、原型、賤斥

“From Reality to Fantasy: The Fluidity of Jones’s Castle” 「從現實到奇幻：瓊斯的流動城堡」

李玟慧 政治大學

城堡在童話故事中一向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城堡建築的用途及其象徵，以及對於童話故事的重要性，卻鮮少成為文學批評中探討的主題。在現代童話《霍爾的移動城堡》及《空中城堡》中，英國作家黛安娜瓊斯顛覆了傳統城堡的特質。城堡不僅是傳統中的場景，更成為一個主要角色。城堡進一步的從堅不可摧轉變為流動型體。透過城堡的多變性(或流動性)，瓊斯在這兩部作品中展現出顛覆傳統的巧思，更藉由城堡的流動特質，在視覺上反映出語言的雙重性和意義上的游移不定。

此文探討瓊斯在這兩部作品中，城堡不同的流動方式，及她如何使角色變化來呼應城堡的流動性質。本文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就現實世界中，城堡的傳統形象為探討主軸。分別以建築上的功能、外型、和象徵意義來探討傳統城堡基本的特質。接著探索童話故事中的城堡，尤以迪士尼的動畫為例，解釋城堡在童話中象徵的涵意。第二部份探討瓊斯如何顛覆城堡的傳統特質。分析城堡如何以不同的流動性貫穿這兩部作品。藉由對城堡的探討，本文提供一個嶄新的角度闡釋傳統童話故事，更揭露瓊斯賦予現代童話獨樹一幟的特色。

關鍵字：城堡，流動性，瓊斯，童話，電影動畫。

**調緊發條的手：
從電影《發條橘子》看悲觀主義的後人類思想**

唐敬鈞 中興大學

1971 年，史丹利·庫柏力克 (Stanley Kubrick) 根據安東尼·柏吉斯 (Anthony Burgess) 的小說《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 改編為同名電影《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 1971)。本片屬於蒸氣龐克 (Steampunk) 作品，故事設定在早期工業化的歐洲，科技以機械與蒸氣化工業為主，雖然科技發達，但個人的自主權卻有喪失的疑慮。庫柏力克將《發條橘子》文本中所建構的反烏托邦世界以影像、聲音具像化，將柏吉斯描寫的小說世界以奇幻且極其不真實的視覺影像，呈現故事中所要探討的自主性問題，並探討個人行惡的選擇與自主權。

本論文藉由分析電影男主角艾力克斯 (Alex) 的行惡藝術和自我形塑的科技：自我技術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與其後艾力克斯所經歷的心靈改造做出對比，探討社會國家機器所外加的形塑科技，帶出電影背後的母題，亦即：人類如何操縱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所謂自我的技術？是否有操縱此技術的自主權？此技術與後人類主義之間的關係如何？本文亦探討《傅柯：政治、哲學與文化》(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一書中，集中火力檢討的精神專家，和其所扮演的心智警察角色，如何在本片中產生作用，最後甚或大膽假設，自我技術的形塑自主權一開始就不復存在。

關鍵字：自我技術，精神改造，規訓，自主權，暴力，後人類

蒂娃卡魯尼《香料情婦》中的奇幻敘事與 南亞裔美國人離散認同

龔紹明 中正大學

本論文擬探討南亞裔美國作家蒂娃卡魯尼(Chitra Banerjee Divakaruni)《香料情婦》(*The Mistress of Spices*, 1997)中呈現的奇幻敘事與南亞裔美國人離散認同。《香料情婦》是該作家第一本長篇小說，故事背景設於美國北加州奧克蘭的印度香料小舖。每一章以香料名稱開頭，各自獨立成篇，每篇敘事巧妙地顯示香料知識與印度神話緊密繫連在離散族群的日常生活之中。筆者主張，透過魔幻寫實主義手法，蒂娃卡魯尼除了將香料「去熟悉化」與「再神秘化」，讓南亞離散族群得以協商移居地文化的衝突之外，也讓主角堤蘿(Tilo)以新南亞女性移民(兼香料女巫)的身份，對傳統父權與美國社會提出批判思考。論文主要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耙梳香料文化從前殖民時期到後殖民全球性的轉變，以此來探討香料在文本中做為魔法食療/材的重要性。第二部份著重分析本書的奇幻敘事如何顛覆傳統印度宗教知識傳承，並將香料的力量轉化為離散族群的精神寄托。筆者以堤蘿在魔法之島向始祖嬪嬪(First Mother)習得的香料魔法知識、香料舖營造的奇幻空間、以及主角傾聽離散族群之心聲為例，藉此討論香料的奇幻特質如何與離散族群的生活經驗緊密相連。第三部份探索小說中南亞裔美國人與北美原住民文化上、神話上的匯通。筆者認為，堤蘿與北美原住民雷文(Raven)的浪漫/禁忌愛情，一方面反映南亞離散族群在美國新土地上找到跨族裔認同的可能，也暗藏主角企圖藉此重獲新生，以虛幻變易的新屬性「瑪雅」(Maya)，踰越傳統社會對女性身體欲望之宰制。

關鍵字：蒂娃卡魯尼、《香料情婦》、奇幻敘事、南亞裔美國人、離散認同

Hybridity of Genres in Margaret Cavendish's *The Blazing World* (1666)

瑪格麗特·柯芬蒂詩《炫麗異世界》(1666)中的文類揉雜

蘇靖棻 政治大學

Margaret Cavendish, Duchess of Newcastle's prose fiction *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World, Called the Blazing World* was published in 1666 as a supplement to her scientific treatise *Observations upo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lthough *The Blazing World* is generally viewed as a fictional utopia, the exact genre under which we should classify the work, however, requires careful reexamination. Framed in the narrative of a nameless young lady adventuring to another, better world and becomes its Empress, *The Blazing World* apparently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utopian literature. Yet Cavendish's "fantastical" creation of hybrid races in the Blazing World, including bear-men, bird-men, fly-men, fish-men, spider-men, worm-men, to name just a few, in addition to the "fire-stones" that turn into flames when wet, human conversation with immaterial spirits, and human souls traveling outside their bodies even into another human's body, all signal her indebtedness to the literature of fantasy and magic.

Moreover, like science-fiction writers, Cavendish offers pseudo-scientific explanations for the probable existence of parallel worlds and how the heroine could travel back and forth between different worlds through a narrow passage near the North Pole by constructing vehicles of transportation much resembling modern submarines. When pleading on behalf of the Duke of Newcastle to the celestial judge, Cavendish adopts the form of political allegory by personifying abstract concepts such as Truth, Fortune, Honesty, Prudence, Folly, and Rashness, each endowed with distinctive speech style and manner, and enacts a court hearing about the case involving the Empress, the Duchess, and the Duke. Finally, evoking Lucian's *True History*, Cavendish resorts to Menippean satiric devices in her implicit attack on political counselors who favor long, tiresome speeches, inept virtuosos in scientific societies of various pursuits, and constant intrusion and digression by the omniscient first-person narrator as satiric persona of the author.

Deliberately defying fixed conventions of traditional genres, Cavendish adopts various kinds of genres in this feminist prose fiction, each carefully chosen as suitable vehicles to advance her protofeminist ideas on issues in political sciences, natural philosophy, social customs,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artistic productions. As a prose fiction crossing the generic boundaries, *The Blazing World* is thus an important precursor in the female tradition of prose fiction with hybrid genres, anticipating the novelistic works by later women such as Delarivier Manley's *New Atalantis* (1709) and Sarah Scott's *Millenium Hall* (1762). By disentangling the numerous generic threads embedded in Cavendish's work, I hope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se fiction by British women writer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Keywords: Margaret Cavendish, *The Blazing World*, genre studies, utopian literature, fantasy, science fiction, allegory, satire

威廉·吉布森《神經喚術士》中的逃逸速度

李蕙君 中山大學

本文從《神經喚術士》末日「逃逸速度」的刺激感切入，企圖探討電傳托邦中速度與肉體的關係。保羅·維希留在《馬達的藝術》(The Art of Motor)中提到在超現代社會中，超人類(hyperactive man)對於超活力(supervitality)的嚮望藉由科技的助益，即將成真。雖然人體需要被刺激才能啟動感官的馬達，但在過度刺激後，馬達「超速」將造成肉體急速／惰，肉體進而被速度殖民。

本文擬對「逃逸速度」的探討將分成二個部份加以開展。第一部份探究主角凱斯想要逃脫慢速肉體的束縛，上載意識活在高速電傳托邦的慾望。肉體在電傳烏托邦中，被視為麻煩製造者，因其速度和理性層面遠遠慢於資訊控制流速以及高解析的流線性。第二部份探討記憶與速度的關係。凱斯的神經被改造後，活下去的意願全失，被死亡驅力的氛圍籠罩。雖靠藥物勉強維持生命基本機能，意識似乎被網路空間上的即時時間殖民。過去的情傷經由琳達的幽靈不斷曝現在他內心的螢幕中，干擾即時螢幕的流暢度。回憶突然襲來，造成資訊控制流瞬間斷訊，促使現時／實超脫即時速度的殖民，逃逸速度中夾載的是即將消失的人性。

關鍵字：威廉·吉布森《神經喚術士》、保羅·維希留、速度、電傳托邦

I Am Nobody: Fantasy and Identity in Neil Gaiman's *Graveyard Book*

張崇旂 香港教育學院

With the popularity of fantasy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adolescent literature writers shift their attention to depicting the macabre and the bizarre. While authors of fantasy literature endeavor to show that something which is unreal, strange, whimsical, or magical nevertheless has an internal logic and consistency, certain stereotypes typical of the realistic world are destabiliz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imaginary world in which the events, the settings, or the characters are outside the realm of possibility, many ideas like love, truth, reality, and identity are constantly destabilized and contested. For example, in Neil Gaiman's *The Graveyard Book* (2008), which renders him awarded the Carnegie Medal, the Newbery Medal, and the Hugo Award for Best Novel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problem of personal identity is apparent in Nobody Owens, an orphan whose parents are killed by a killer called "Jack" and whose survival depends on the mercy of the ghosts living in the graveyard.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how the protagonist in *The Graveyard Book* grapples with his bewilderment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myth of his identity and how the elements of fantasy are entangled to the benefit of untangling this coming-of-age mythology.

Keywords: fantasy, identity, Neil Gaiman, *Graveyard Book*

Textual games in Borges's *Labyrinths*

陳數紅 中正大學

Borges' *Labyrinths* is considered by man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postmodern fiction, but the stories collected in it were written mostly in the thirties and forties. That is, Most Borges's works proliferated in high modernism but became representative of postmodernism. What made his work outstand in the literary trend of the sixties? This paper studies Borges's textual practices and styles that render him to catch the trend of post theories. My argument is that the employment of paradox games as a textual artifice renders him to meet with the trend that emphasizes the subversive force of the text. Borges was dubbed the writer of writers, and the father of magic realism. Although Borges was not the first who launched the magic realistic writing, the popularity of his stories had earned him those titles. The popularity of his work has been proven by the comprehensive citations seen in works of some renowned thinkers such as Derrida, Foucault, Umberto Eco and Baudrillard. Umberto Eco pays his homage to Borges by creating a blind library guard in *The Name Of the Rose*. He confesses it is Borges's notion of labyrinth that inspires him to create an indoor labyrinth in *The Name Of the Rose*. Foucault and Baudrillard employ Borges's parables to set out their influential theories, respectively in *The Order Of Things* an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hose applications of Borges's stories display that his writing reflects some poststructuralist ideas, such as the emphasis of textual irreducibility, anti-norms and anti-Enlightenment. How does the Borgesian text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the text? I will illustrate his textual practices in terms of his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logic games and the use of symbols. For Borges, there is no such absolute and objective world as the traditional fiction represents; instead, the world is mysterious, out of our comprehension. His magic realistic writing resembles postmodern notion of the hyper-real that emphasizes the blurring of the real and the imaginary. With respect to logic games, mathematic reasoning and the counter logic that what is true is false have been much applied thematically and formatively. Subversion thus becom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those paradox games create. As the collection is entitled, the symbol of labyrinth seems to be his trademark. Borges uses several symbols, such as labyrinths, mirrors, dreams, encyclopedia and spheres to create conceptual infinity. The hyper-real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the textual subversion achieved by paradox games, and the conceptual infinity all resemble to poststructuralist practices of decentering. That is why he is frequently categorized in the rank of postmodern representatives.

Keywords: magic realism, hyper-real representation, postmodern fiction, the text, paradox games

柯立芝《克麗絲塔貝》中的詭奇之美與闇夜幻想

張建明 政治大學

英國浪漫詩人柯立芝的詩作《克麗絲塔貝》自 1816 年出版以來，文中濃厚的奇幻色彩，使讀者得以藉此跨越時空的限制，重返中世紀，見證宗教與歷史的痕跡，然其未完的敘事及女巫和吸血鬼的想像亦引發諸多的爭辯與討論。此一抒情詩不僅體現詩人試圖揉合詭譎(the uncanny)與不可思議(the marvelous)的對立衝突外，同時也呈現出作者意欲透過奇幻敘事手法，使讀者從文中領略到志怪美學的企圖。惟近幾十年對此詩的評論，多半側重於創傷及情慾的心理分析為主的議題上，對於詩中所呈現的異邏輯、虛幻想像則少有著墨。有鑑於此，筆者於本文中擬以吉伯·都宏(Gibert Durand)的異邏輯想像理論為手法，並輔以佛洛伊德的詭譎論述，嘗試探究詩中所闡釋的闇夜幻想與禁制/忌之戀。

全文共分三小節探討之：首先，透過詩中所呈現的詭譎意境，筆者將爬梳與釐清怪異(queerness/grotesque)與志怪(the gothic)二者間相互依存的關聯性，進而延伸至以夜景為題的虛幻想像，作為闡釋詩中隱涵的鬼怪及曖昧不明的美學效果。最後則以詩人試圖跨越人鬼、性別疆界的想像，作為審視詩中所呈現的禁忌戀曲。透過上述議題的論證，筆者希冀透過本論文呈現出對於《克》詩不同以往的研究，並闡發詩文本身的複雜與多樣性意涵。

關鍵字：柯立芝、吉伯·都宏、佛洛伊德、《克麗絲塔貝》、詭譎、虛幻想像、志怪

**Narnia Revisited: The Intricacies of Heroic Quest in C. S. Lewis’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重返納尼亞：探索 C. S. Lewis 「獅子 女巫 魔衣櫥」中的英雄之旅

楊玉妙/蔡雅茹 義守大學

愈是身處詭譎動盪的時代，人們愈是渴望英雄降臨、獲得救贖。回顧過去數十年的紛擾不安，歷史從未如此刻這般清晰地讓我們看清人類是如何為貪婪及邪惡所誘惑而輕易墮落。我們因此渴望英雄降臨，但事實上，在這個真理幽暗未明的年代，我們卻前所未有地對英雄感到懷疑與不信任。此篇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神話學大師 Joseph Campbell 的英雄歷險模式，以一種新的面貌詮釋 C. S. Lewis 的納尼亞傳奇「獅子 女巫 魔衣櫥」中英雄的形成過程。Campbell 的理論深受心理學家榮格(Jung)之英雄原型 (archetype)所影響，英雄的角色乃是自我的投射，英雄的歷險則象徵著生命的旅程。即使經過後現代主義的解構，普羅大眾仍深受 Campbell 理論所詮釋的英雄歷險模式及其旅程所吸引並著迷，因為英雄之旅(heroic quest)與人生旅途所面臨的困境相互呼應、息息相關。本文採用 Campbell 所提出的英雄歷險三部曲探討英雄形成的過程，第一部為啟程 (departure)，藉由 Lewis 的宇宙觀、貫穿納尼亞傳奇七部曲的行星理論，解釋冒險之旅的招喚，從自我世界的分離進行到英雄的自我認同；第二部為啟蒙 (initiation)，淨化超越的儀式包括誘惑開始的試煉之路，造成英雄的偏離，進而贖罪、神化，得到終極恩賜；第三部為回歸 (return)，解釋英雄在不同世界中的掙扎，現在與過去、物質與精神、他人與自我、內在與外在世界，應該如何取得平衡，重點在於掌握對死亡的恐懼，得到終極解放與自在的生活。誠如 Campbell 所言，當代英雄的使命在於超越種族、國界、文化等人為藩籬，使生命的深層意義得以彰顯。在 Lewis 所精心建構出這個超越種族、國界、文化的魔法秘境納尼亞，我們將發現英雄之旅與人生旅途的相似之處，並因此重新體現自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字：英雄歷險、過渡儀式、行星理論、C. S. Lewis

一場特異的奇幻之旅：維吉尼亞·沃爾夫《奧蘭多》中的時間、空間及性別踰越

A Fantasy Journey Singular: Time, Space and Gender Transgression in Virginia Woolf's Orlando

陳櫻珊 台灣大學

維吉尼亞·沃爾夫的《奧蘭多》被視為闡述雌雄同體(androgyny)為性別踰越概念的文本，描述主角奧蘭多到異地東方的奇幻之旅，在魔法巫術的施展下，偶發性地由男兒身蛻變為女兒身，之後在社會制約的生命經驗中，漸漸醞釀形塑女性意識。此後驗性別意識不僅不同於先驗的生物本質論，同時也闡述某種後設性別(即是由原來為男性意識的個體轉化為女兒身後，進而去體驗何謂女性經驗而形成女性意識)，這樣的特殊過程也說明此性別踰越建構在特異的時間及空間向度。小說的時間背景從文藝復興跨越到二十世紀，而空間向度旅程也從歐陸倫敦擴展到東方伊斯坦堡，說明此超現實的時空想像及性別轉變充滿奇幻特異元素。從小說結構及論述策略分析，作者試圖先透過時間跟空間此存有的兩大要素的重新建置後，進而訴求新的時空認識論；當性別做為身份形塑的要素之一(身份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y 也囊括階級及種族差異)，此個體時空的存有也重塑性別身份。換言之，本體時空存有的重新建置催生新的性別認識論。而雌雄同體也從一個後驗或形成中的身體去闡述；不同於先驗時空或生物本質論的性別觀，此奇幻旅程即建構在不斷經驗三維空間的外部擴展及時間維內部化的自我意識，而形成存有；此空間和時間或身體和意識的呼應協調關係形成奧蘭多此個體存有。在此特定的時空鋪陳中，奧蘭多形塑獨特的身體及性別意識，更彰顯奇幻文學之特異性(singularity)。在《奧蘭多》裡，透過特殊時空架構鋪陳，而產生偶發性(contingency)的性別轉變事件；此偶發性的特質說明奇幻文學其獨特及特異性並非在直線因果關係的必然性中發展，而雌雄同體唯有透過特異事件展演，無法被概念化(conceptualized)為普世性法則。換言之，若《奧蘭多》在奇特時空存有的架構下，被視為闡述雌雄同體的奇幻文學文本，其奇幻文學的特異性弔詭地揭露雌雄同體此性別踰越並非透過普世性概念被理解，而是一場特異生命旅程做為事件展演。

關鍵字：《奧蘭多》、雌雄同體、奇幻之旅、時空存有、身體與意識、特異性

神技或惡俗？

喬叟〈教士的鄉士故事〉之「去」或「再」反智主義探討

高家萱 政治大學

《坎特伯里故事》中，教士和鄉士(the Canon and his Yeoman)在〈序言〉的缺席，早有神秘知識/技術知識、自然/技術、虔信/僭越等針對中世紀教會文化和基督宗教人觀的學術討論和詮釋。教士離開後，鄉士才娓娓道出教士利用煉金術的知識和手段欺騙同行教士的把戲，隱含出道德墮落和科技文明的雙刀。之後，藉由柏拉圖與弟子的對話，鄉士道出煉金術是「以不知解釋不知」，卻也同時是「基督無上的秘密」，作為再次呼應本書朝聖得救贖的主題(pilgrimage for redemption)。

對啟蒙主義以後的讀者而言，煉金術是中世紀的科學，除了表現當時迷信、原罪、非理性的思維，更是一面照出知性、進步、具實驗精神的鏡子。有趣的是，西方現代性所要求的科學精神正出自這個偽科學(pseudo-science)的脈絡和傳統。本論文擬從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探討喬叟〈教士的鄉士故事〉中三個層次：一，實驗與致富並重的煉金術如何合法化原罪/慾望；二，不堪檢驗的專業如何反省「名為提煉實為墮落、名為致富實為斂財」的手段？三，煉金術到底是個人的傷風敗俗？還是信仰主導的文化所必然共生的惡俗？煉金術提供既熟悉又戲謔、既可信又可疑的普羅文化題材；這個中世紀的文本在呈現昇華和墮落的同時，喬叟的宗教意識和文學顛覆也在其中。

關鍵字：〈教士的鄉士故事〉、喬叟、煉金術、反智主義、神秘知識

《英倫魔法師》中的魔法論述

郭詩裴 政治大學

奇幻文類中自有一套由作者建構出超自然論述邏輯來支撐和運作其情節，蘇珊娜·克拉克(Susanna Clarke)的《英倫魔法師》(Jonathan Strange and Mr. Norrell)中核心的「魔法」概念，經由各種虛構的魔法理論、傳說、神話、人名、書籍和期刊的呈現，儼然形成一個知識體系。然而《英倫魔法師》中的魔法知識體系卻也是隱藏各個權力角力的論述，本文將以傅柯(Foucault)的論述(discourse)觀點來探討《英倫魔法師》中魔法論述的呈現和發展。

《英倫魔法師》以兩位矢志復興英國魔法傳統的魔法師諾瑞爾和史傳傑為主角。本文首先檢視諾瑞爾在恢復魔法正統地位的同時，也形塑出一套正統化向權力中心靠攏的魔法論述，魔法從原先流傳於民間鄉野間迷信行為的邊緣地位轉為系統化、學院化、精英化和理性化的知識論述，掩蓋、排除、刪減魔法違反理性、陰暗、邪惡的一面，然而這些被諾瑞爾壓抑的魔法力量終究反撲，而諾瑞爾的弟子史傳傑必須憑藉和諾瑞爾相反的道路才能和這些反撲的力量對抗，他所倚賴的魔法手段：召喚瘋狂和烏鴉王，都是諾瑞爾正統化論述力求排除禁止，而史傳傑也向社會大眾開放魔法知識的大門，解除魔法精英學院的地位。本文最後討論書中社會邊緣下層的另類魔法論述，以諾瑞爾僕人查德邁和江湖術士溫古魯做為代表，解讀其如何對諾瑞爾的正統魔法論述形成顛覆挑戰的力量。

關鍵字：魔法、論述、奇幻文類、顛覆

**奇空異時: Jeanette Winterson 小說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裡的酷兒跨越**

**Fantastic Time and Place: Queer Crossing in Jeanette Winterson's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李婕希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Published in 1985,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was the debut by the British novelist Jeanette Winterson.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Winterson'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Oranges* is told by the first-person narrator named Jeanette, who is, the same as Winterson, an adopted daughter who grew up in a religious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Lancashire, Britain. This novel depicts Jeanette's coming-of-age and coming-out story of her lesbianism. In addition to biblical references, this novel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fantastic elements from fables, fairy-tales and the legend of *Morte D'Arthur*.

In this paper, I will focus on the fairy-tale of Winnet and the legend of Sir Perceval in this novel, particularly in the aspects of time and space. I propose these narratives in the fairy-tale and legend create a contrasting time and space to the main narrative that is narrated by Jeanette through the novel. Judith Halberstam's theory of queer temporality and spatiality in her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will be used to help analyze the intertwined narratives of the fairy-tale, the legend, and the narrator's narrative in *Oranges*. All the three narratives deal with the quest motif and boundary crossing. I contend that the fantastical space and time in the narratives, from a queer point of view, are able to form an alternative and resistance to the dominant heterosexual patriarchy in *Oranges*, which is mostly expressed in the religion in this novel.

Keywords: Jeanette Winterson,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queer, time, space, Judith Halberstam, crossing, history/story

**Biopolitics in Dark Fantasy: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Advancement of Lives on *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陳重仁 台灣大學

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H. G. Wells' science fiction classic, reveals a dark fantasy of how lives could be produced, managed and, hopefully, advanced. This bizarre mix of imagination and philosophical meandering opens up a terrifying world of a doctor who plays an evil god and cruelly creates a collection of monstrosities.

The real source of Wells' horror of science could be masterly situated in his resonance with the growing public interest concerning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science. By 1896, being well into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England had developed a strong confidence in science's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Darwinism had proven that humans and animals were not finished, immutable products but were flexible subsets of a constantly evolving biosphere. The Golden Age of Bacteriology not just pinpointed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certain disease and its cause but also demonstrated a faith in the all-powerful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ith this realization came the dreams of eugenics, of perfecting humans and animals by way of the laboratory and the doctor's ha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 on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men and beast, normalcy and abnormality.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process and paradigm of how the distinction was formulated and secured. As Victorian eugenics proposed a way to evaluate life forms, an urgent need is created in practices of governing, balancing and exalting lives to be embodied in the expectation of manageable and improvable lives.

Keywords: 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H. G. Wells, Victorian eugenics, biopolitics, cloning, animals and men

Fantasy and the Fear of Death in Neil Gaiman's *The Graveyard Book*

田偉文 中山大學

In fantasy, death is often conquered. Protagonists do not die nearly as easily as in real life, and develop, or are given, powers that keep death at bay. Fantasy genres also tend to give protagonists, no matter how exceptional, a supporting community of helpful others and together, as a party of life, they successfully deal with an opposing party of death, a party that, ultimately, will fail to support their own main agent. With this emphasis on life, community, and resilience, fantastic genres are akin to comedy rather than tragedy, no matter how grim a world it paints. Neil Gaiman, in his children's novel *The Graveyard Book*, gives these aspects of fantasy an arresting quality by making his protagonist, Bod, a young child eminently comfortable with death: he is adopted and raised by a community of the dead of a graveyard.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of the dead turns out to be that they, in their ghostly afterlife, remain what they were at the moment of their death and are no longer open to further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The dead are alive, but no longer living. No matter how supportive this community of adoptive parents, neighbors, teachers, and playmates, their arrested states of development cannot prepare Bod for the business of life,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tackled before the gentle obsolescence of the grave can descent upon him again. A living boy among the dead, Bod has no fear of death, but in order to live, he will have to turn his fear of life into a desire to embrace it. That the dead of the graveyard help him in this transition is their ultimate act of kindness, one that will help Gaiman's (young) readers allay their own fears of death—or at least of graveyards.

『無奇不有』：從「薛丁格的貓」再探寫實的異想世界

林宜莊 清華大學

莎士比亞在突破傳統希臘戲劇的三一定律(three unities)的同時，一再地藉由劇中人物探討藝術的再現，凸顯戲劇等藝術表現與真實的差距，卻也呼應著傳統模擬詩學(*Mimesis*)的真諦：「表演應誠實地寫照自然」(the purpose of playing ... both at the first and now, was and is 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Hamlet* III.ii 20-3。然而這傳統的寫實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當寫實表現無論是在小說抑或是戲劇演出上作到淋漓盡致時，遭受到空前的質疑與挑戰。吳爾芙在 1923 年更是以「班奈先生與布朗女士」(Mr. Bennett and Mrs. Brown)一文犀利地分析傳統寫實的不適性與物質寫實主義者敗於刻畫能取信於讀者的有血有肉有靈魂的真實人物。或許「誠實地寫照」仍為眾多文字藝術創作者的圭臬，但是何謂自然？何謂真實世界？何謂真實人物？而其中最關鍵性的即為一觀點與觀測媒介的問題，以文學而論，文字的問題更是舉足輕重。因此本研究試圖從「薛丁格的貓」(Schrödinger's cat)所帶出的觀測角色與媒介的問題，融和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的文學理論，再探寫實的異想世界以及奇幻的寫實性。從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荒涼山莊(Bleak House)裡超脫常理、令人匪夷所思的人體自燃現象(Spontaneous Combustion)到科幻小說的先驅威爾斯(H. G. Wells)其著名的時光機(*The Time Machine*)在運用四維理論於其寫實的故事中，始終無法擺脫邏輯謬誤，這些例子雖不失引領創新的想法與超脫現實的可能性，卻也皆顯示著傳統寫實在其自身定義下的名不符實。當代流行奇幻小說霍爾的移動城堡(*Howl's Moving Castle*)與黃金羅盤(*Northern Lights*)的多維重疊時空、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裡的魔幻衣櫥、星塵傳奇(*Stardust*)的牆界，以奇幻的虛實錯置更加貼切地反應現實(reality)社會的傳統框架以及被排除在外的眾多可能性。二十世紀的量子物理學挑戰著傳統以牛頓物理學為本的思維模式，衍生的或許是平行宇宙與多重現實的歧路花園(*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但不可否認的是人類觀點置入所無法避免的片面性與不確定性。

**Freeing the Body:
Body Imagina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in Lewis Carroll'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Susan Sontag's *Alice in Bed: A Play***

吳彥祺 台灣師範大學

Lewis Carroll'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has long been celebrated as a classic work of fantasy, which has lent its imagination to many aspiring writers to come. The many works that owed its debts to the novel are as diverse as Alice's changing bodies that shrink and expand and elongate her neck. Among the many faces and difference bodies of Alice's, Susan Sontag's fantasy-drama, *Alice in Bed: A Play*, presents a most physically confined Alice. The bedridden heroine in the play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lice James, the little sister of William and Henry James. Like her brothers, Alice possessed rare intellect and sharp observation; unlike her brothers, Alice's ambition was stifled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 of her sex. Sontag writes in the afterword to the play, alluding to Virginia Woolf's *A Room of One's Own*, that Alice James is just like Woolf's imaginary Shakespeare's sister, who is equally talented as her brother but doomed by her gender. Through delicate intertextual reference to Carroll's Alice, Sontag grants her historical Alice, "a career invalid" as she calls her, a wonderland of imagination. As Carroll's Alice attends the mad tea party, Sontag has her Alice go a tea party where she is consulted with other female literary figures. Through this intertextuality, the bedridden Alice James breaks through her physical confine; she is freed in her imagination. As Sontag suggests, *Alice in Bed* is "a play about the imagination": "The reality of the mental prison. The triumphs of the imagination." Alice James's uneventful life and her bedridden body represent the social constraint of women in the Victorian era. Through intertextual references to the Alice with a changeable body in Carroll's Victorian fantasy book, Sontag frees her Victorian invalid from her bed. This essay, resorting to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examines the body imagination in Lewis Carroll'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Susan Sontag's *Alice in Bed: A Play*.

Keywords: body, intertextuality,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lice in Bed: A Play*

情動力奇幻異象：從超現實詩景到後形上學的異境

蔡淑惠 中興大學

超現實主義運動在上世紀的二〇年代是一股文化反動力，也是現代主義前衛藝術運動之一，布列東（André Breton）在《超現實宣言》就指出深受佛式精神分析理論深度影響，對夢景的場景認為是呈現另類的內在真實性。這股文化反傳統藝術的風潮影響諸多藝術家對現實情境（reality）的反思，也因此無論是詩人、畫家、攝影家，在意象營造皆信仰內在一股自動創造力（automatism）進行創作，呈現出來的畫面通常是怪異、荒謬、詭異、驚奇的雙層或多層意象並置，產生某種不可思議的奇幻異景，似乎現實情境隱藏重疊著一個無以名狀的異界詩景。在德勒茲與瓜達里合著的專書《何謂哲學？》就解釋情動力（affect）與情感（affection）的差異，感知力（percept）與感知（perception）的細微差異：情動力是情感前階無名無形的流變情愫因子樣態，屬於潛像層次（the virtual），因此，感知力也是感知前階無名流變樣態，所以情感與感知就是具形化的實像（the actual），兩者之間緊密相繫。也因此，德勒茲認為藝術家就是情動力的展演者，處於一種流變過程，若將德式情動力概念用於解說超現實藝術異象是相當貼切的。超現實意/異象顛覆我們對現實情境單一面向的認知，這與布希亞的偽象概念（simulacra）並不一樣。在二〇一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瑞典詩人湯姆·泉瑤默（Tomas Tranströmer）系列詩集，尤其是《群窗與石頭》（*Windows & Stones*）、《獻給活者與死者》（*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被刪除的世界》（*The Deleted World*）的詩文就出現諸多超現實的蒙太奇的跳接意象，來呈顯生命無常的困境或質疑何謂真實。然而超現實奇幻詩景的詭異、荒謬與怪誕只是呈現違背我們貫常理性思維的規則，但這卻是比現實情境更接近真實，也因此重新讓我們思考何謂荒謬與奇幻？當海德格與阿崗本皆在哲學專書討論我們已處於歷史結束的盡頭，當然也指出形上學哲思探索的沒落，可是這思維也僅止於傳統形上「一」的上帝觀的不再與不在，但當代科學家又探究出宇宙無限龐大神秘奧妙，就像生物學家烏耶居爾（Jakob Von Uexküll）認為大自然動物界有其微妙物種互賴生存網絡，遠比海德格對動物、植物粗糙鄙視認知提出更勝一籌的想法。當代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布萊恩·格恩（Brian Greene）提出（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ies），認為原子已不是物質最細微元素，而是弦（string），所以宇宙像是一個大型的弦振動音樂場，也認為有平行宇宙（parallel universe）或是眾宇宙觀（multiverse），不再是單一上帝創造的單一宇宙（universe）。弦理論認為時光機器飛入蟲洞（worm hole）時光隱形隧道是可行的，這已不再是科幻小說的幻想世界。也因此二〇一二年的一部科幻電影《顛倒世界》（*Upside Down*）就是以弦理論的平行宇宙為基礎概念的科幻片：有一個平行世界以顛倒形式，與我們這個世界並存並置。這怪誕異象似乎脫離不了超現實異景詩學的氛圍：在現存的現實情境有個對立面的異景層面，與我們共存共融，只是我們貫常理性思維無法解釋。因此，本論文以超現實情動力詩景，尤其是以泉瑤默詩句為討論軸心，進入格恩弦理論基本概念，進而提出理性思維的局限性，阻礙我們對宇宙真實界的認知。

關鍵字：超現實、湯姆·泉瑤默、弦理論、布萊恩·格恩、異象、荒謬、情動力

『一千零一夜』的愛欲與他者

羅青香 清華大學

本文探討經典奇幻文學『一千零一夜』代表當時帝國中心巴格達城裡的文明與他者辯證：看似圓滿極致又富庶的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記錄並流傳著階級、種族、性別、和國族差異的交詰問答，以致贈和招待為禮的文明友誼，在文明與奇幻（相較之下的先驗異質和重建知能 literacy 的探索）辯證交詰，體現神秘、蹤跡、差異、多元與無限的他者倫理。

在『一千零一夜』裡，主體和他者的相遇及衝撞，首先表現在它的開場篇章與整體敘事結構：王后的秘密與說故事者的刻意延遲。這並非偶然，而是議題核心的必然開啟：與他者相逢，以驚奇開始，以意外結束；不言而喻，這也正是奇幻文學的特質。故事中處處以禮物交換和待客之道作為手段／橋段，以神魔手段加以放大，其中表達的正是列維納斯的（絕對）他者和德希達的思想中心：在延遲和意外間，吾人得窺主體的本質和異樣。誠是一種主體同時有試圖接近他者的熱情，和（自知）永遠不會真正接近的達觀/破滅 (Emmanuel Lé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2006, p.92, 246; *Ethics and Infinity*, p.98)。在此視角中，我們似乎更能明白故事人物，不論公主王孫、腳夫漁人、精靈魔人，他們的安適豐滿和欠缺追求，以奇幻文學特許的幻想和未知彰顯於那個文明，流傳中外的愛欲超越和主體跨界。

關鍵字：『一千零一夜』、他者倫理、阿拔斯王朝、列維納斯、德希達、致贈、招待

消失的「遠古秘法」：以 C.S.路易斯的《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魔衣櫥》及其電改編為例

陳瑞松 明道大學

奇幻文學是以超自然、怪異做為題材的敘事文學，它提供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而奇幻文學所改編電影，則是運用各種科技將原先文本裡天馬行空的情節化成虛擬實境般的藝術作品。然而，在文本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編劇和導演也常因商業考量而增刪文本內容，削弱原先文本的深度，讓許多故事情節成了「消失的密室」，這種情形如同《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魔衣櫥》中的石桌上被白女巫忽略的「更遠古秘法」般，最後成了整個故事的敗筆。為了探究這樣的情形，本文以 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於 1950 年所著的《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魔衣櫥》(*The Chronicles Of Narnia—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和 2005 年由迪士尼公司出資，並由安德魯·亞當森(Andrew Adamson)執導的電影改編為例，來談論原著與電影改編所衍生出的問題。原先 C.S.路易斯的《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魔衣櫥》是以聖經為藍圖，並為孩童所寫的聖經寓言故事，其中宣揚基督救贖的鑿痕隨處可見，當該文本改編成電影後，其中基督教的色彩已褪色不少，再加上導演為了凸顯電影特效，原先當中的基督救贖的意涵遭到淡化，甚至淪為善惡對決的陳腔濫調。為了探討文本和電影改編的差異，本文將分成以下三方面來探討奇幻文學及其改編之問題：(一) 探究原著的生成背景與作者的寫作動機，(二) 比較文本及其改編電影的異同，以及 (三) 探究在《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魔衣櫥》被改編後，多層次的故事意涵被削弱的問題。藉由剖析路易斯《納尼亞傳奇》改編電影的案例，來探究奇幻文學改編電影時，失去故事深度的現象與問題。

關鍵字：奇幻文學、C.S.路易斯、聖經、基督教、納尼亞傳奇、電影改編

**未完成的鬼故事：
撒姆爾·泰勒·柯立芝《克麗絲塔貝》的斷簡殘篇**

李為堯 實踐大學

「碎片」的概念，在近幾年成為思索浪漫主義時期的另一條路徑，其研究內容包括英國當時的廢墟建築研究、相關的廢墟詩篇、如畫美學中的殘破意象（風景、邊緣人物）等。從希勒格爾到班雅明，「碎片」可以是超然獨立的個體，也可以是布雷克式一粒沙看世界的神秘載體。做為「完整」的對立面，「碎片」不僅是追尋的蹤跡，再現歷史原貌的斷簡殘篇，從後解構的角度來看，它更直指文本自身的無限空缺。在具有反動意味的浪漫時期奇幻文學中，這樣的無限空缺，更深化了故事框架的不完整性：原先結束幻境，回歸現實的標記消失，敘事路線因而無法折返，使得原先的超自然、反邏輯、反/非道德所造成的失序混沌停留在未完成的敘事中。本文先探討柯立芝兩首未完成的奇幻文學作品《老水手之歌》和《忽必烈汗》中的後設語言（版本修訂、文本註解、文本詮釋），說明文本的不完整性對作者所造成的焦慮，或妄加註解、或託之以夢，試圖挽救超自然元素在斷裂結構所帶來的混亂。這樣的增補暴露出更多的不完整性，也抹煞了原先在虛幻中所嘗試的界線超越（虛幻/現實、活死人/死活人、殘破/完整）。在《克麗絲塔貝》中，柯立芝運用類似的手法，對於文本敘事結構進行一連串の後設語言修正，在貌似完美的性別變換中消除恐同焦慮，拼湊出一幅符合道德規範的異性戀家庭圖像，然而，增補卻讓文本的性別變換更加多元，在現實面找到更多填補空缺的可能。

關鍵字：奇幻文學、碎片、《老水手之歌》，《忽必烈汗》、《克麗絲塔貝》

奇幻與歷史交會時互放的光亮：重探《貝武夫》屠龍詩篇的敘事架構

劉雅詩 台灣大學

《貝武夫》(*Beowulf*) 這首古英文長詩主要敘述了三個奇幻故事：年輕的貝武夫遠赴丹麥王國消滅食人怪格蘭德爾(Grendel)、貝武夫與為子復仇的格蘭德爾之母相戰並獲勝、以及返鄉五十年後，老去的貝武夫為了護衛吉特人民(Geats)而與惡龍相戰致死。然而，在這三段英雄式的奇幻故事中，穿插著許多歷史的逸軌片段(historical digressions)，這些歷史逸軌片段不停地出現於奇幻詩篇間，時而提供歷史背景，時而提供隱晦的主題呼應，甚至打擾了奇幻敘事的進度，形成閱讀障礙。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如何重新詮釋《貝武夫》裡的歷史逸軌敘事，尤其是最後的屠龍詩篇。貝武夫屠龍的行動不停地被過往歷史片段阻擾，有趣的是，這些歷史片段全是關於吉特人與瑞典人之間的夙怨，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回憶追溯，詩篇逐漸重建了吉特人與瑞典人之間的歷史糾葛。本文認為奇幻文學式的屠龍行動與歷史敘述式的兩族夙怨有結構上密不可分的關係，但許多學者卻忽略了此點，本文並將進一步申論，屠龍的奇幻詩篇名為主線，其實可被「倒讀」為副線，吉特與瑞典人之間的夙怨歷史看似為潛文本，卻是詩篇從 1978 行到結束時的重點。本文最後將指出，藉著貝武夫屠龍的奇幻故事，詩篇如何提供讀者一個歷史現實之外的反思空間。

關鍵字：《貝武夫》(*Beowulf*)、奇幻屠龍、歷史逸軌(historical digressions)、吉特人與瑞典人的夙怨(the Geatish-Swedish feud)

愛情離心力：奧維德《變形記》中的醜怪美學

施弘尉 聖約翰科技大學

本論文旨在探究古典神話中，男性外貌在女性情愛過程中的重要性，並藉由分析奧維德的《變形記》及 Longinus 的“On the Sublime”，理解神話中對美貌的價值判斷在現今後工業社會的意義。

《變形記》記錄各種身體變形與情緒之間的衝擊，更是性別研究與心理分析時重要的古典文本，學者尤其偏好女性醜怪身體之心理分析。然而，本文側重在神話中女性對男性身體外貌的心理研究，並從十八世紀英國生理美學中討論的“The Ugly”回歸到希臘古典美學，除觸及 Lucretius 的唯物論與奧維德的《愛的藝術》外，特別以此 Longinus 的“Sublimity”檢視感官與情緒之間的連結。

本文尤其分析《變形記》中“Galatea and Cyclops”及“Cupid and Psyche”兩個插曲中對醜怪外貌的誇示法，以此連結真實社會中的醜怪現象，例如對蟒蛇或獨眼巨人所呈現的真實外貌的恐懼或嫌惡。其他與醜怪對比的男性美貌神話，如水仙花及阿多尼斯的故事，亦將對照討論之，藉以具體呈現神話中女性對美醜的好惡。

總之，本論文以古典神話與美學為本，反思「美貌是膚淺」的道德訓示，並以對醜怪外貌的恐懼或嫌惡的美學主題，去理解神話背後的意義，藉此對比女性身體被異化的同時，是否對男性身體亦如此。最後，本文試著探究外貌與吸引力之間從古典到現在的「膚淺」意義。

關鍵字：變形記，美學，醜怪，愛情，神話

「致我親愛而不幸的繼承人」：《歷史學家》中的志怪傳統與書信傳承

陳皇華 清華大學

柯斯托娃 (Elizabeth Kostova) 2005 年所著的《歷史學家》(*The Historian*)，不僅透過驚人的銷售量成功的燃起了吸血鬼奇幻與志怪敘述的熱潮，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小說並非只是單純的為卓九拉的傳奇重新作傳，更可以視之為對於十九世紀以降，書信體例與志怪傳統詭異糾結的延伸與重探。的確，這一切奇幻事件的開端，皆由無心插柳的書信傳遞而改變了小說的走向，而小說也不斷的複製這樣平行的書信結構，由主人翁父親到敘述者本身都透過了接觸、寄發書信，使得小說裡頭的書信體例恣意蔓延，穿針引線，貫串好幾個時間區塊與迥異的文明世界。同樣的，小說的結尾也可以視為敘述者給予讀者最後一封解謎的信，既是交代後情，更是為小說增添更多的謎團。

於是，《歷史學家》的書信傳承，不僅沿用許多十八世紀書信體小說的傳統，諸如女性的敘述者與無法投遞的書信，更重要的是，《歷史學家》也傳承了十八世紀書信體小說沒落後，與十九世紀志怪傳統的匯合。上至雪萊 (Mary Shelley) 1818 年的《科學怪人》、柯林斯 (Wilkie Collins) 1868 年的《月石》、以至於此書的直接靈感來源史塔克 (Bram Stoker) 1897 年的《卓九拉》，都精確的利用了書信傳承與往來，來搭載志怪奇幻的驚悚元素。於是本文試圖連結十九世紀書信傳統，並加以剖析《歷史學家》如何利用書信往來，以及小說裡頭對於主體斷裂與妄想情結的描述，來解釋書信體例成為志怪小說載具的歷史因素與其合適性。

關鍵字：《歷史學家》、書信體小說、卓九拉、志怪、十九世紀

信或不信？奇幻世界的紅燈區——「第七度感應」的時空再現與身體政治

陳映華 淡江大學

本文一旨藉由政治驚悚電影“Red Lights”的觀影經驗，探討時空再現，如何成為一種為深化電影奇幻效果效力的工具。二旨再探此奇幻文本框架下，理性、科學與身體跨界的意涵，進而重構對現實世界的反思。

在 2012 年，由西班牙導演 Rodrigo Cortés 所寫並執導的“Red Lights”，中文譯為「第七度感應」或「紅燈」。時空的調度與展演，只是為了讓觀眾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部分，進而深信不疑。藉由「紅燈」這個詭異、不易被察覺、甚至彷彿沒甚麼關聯的蒙太奇式跳躍出場，牽扯出一位只相信理性與科學證據的瑪格麗教授背後真正的信仰原因——植物人兒子。對瑪格麗來說，不信，原是源於對另一世界重生與重逢的渴望。而在所有所選擇相信或被說服的電影情節、敘述與畫面都一一瓦解之後，對觀眾來說，這是一種藉助奇幻效果達到的顛覆教育。

片中一開始，心理學教授瑪格麗和研究助理湯姆所代表的，無疑是理性與科學。他們善用科學儀器與辯證，到處揭穿企圖詐騙斂財的假靈媒們。但此信念隨著一段段往事與靈媒大師西佛的重出江湖逐漸瓦解，現實世界身體的真實性與可信度也開始動搖。隨劇情主線發展，這樣的一種動搖，遂成為對身體極限與跨界探索的可能性。奇幻的主題，在此時發揮解構與重構科學、理性、身體的功能。

是以，本文將在紅燈禁區信與不信的忽明忽滅下，針對奇幻框架下的時空再現與身體政治加以著墨，並進而反思：在此框架下，對理性科學的迷思，能否藉由身體的越界，達到某種程度的平衡或啟蒙。

關鍵字：奇幻、時空再現、身體政治、科學

**Paradise Lost X:
Doris Lessing's Vision of the Fall in *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
The Fifth Child and *Ben, in the World***

陳豔姜 中山大學

Paradise has been lost X times. No one can recall what it was like in Paradise. Nor can anyone predict what the future will be in the lost world on earth. Many deny there has ever been any paradise on earth. The vision of paradise has been imagined and depicted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As utopia i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reality, many writers turn to dystopia to express their discontent. Both literary utopia and dystopia are often encoded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Doris Lessing, the 2007 Nobel Laureate, tells stories of a different kind. In Lessing's fiction, more than dozens of novels and volumes of short stories, realism seems to be the dominant genre. But some of her best works show a characteristic fusion of realism and fantasy. The blending of the fantastic and the realistic, though sometimes confuses the readers, often intensifies the readers'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widens the imaginary horizon of the interpretations. I propose to study three of her mature works in this perspective and hope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career of Lessing's writing in terms of her vision of the Fall.

Nine year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her world-acclaimed *The Golden Notebook* (1962), Lessing published *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 in 1971. *Briefing* is a story of a university professor Charles Watkins's fall from paradise into hell, the earth, through a cosmic journey. Many critics consider this short novel as a transitional work between her realistic fiction and "space fiction." But *Briefing* is more than a transitional piece, in which realism and fantasy merge; it can be seen as the turning of a new page in Lessing's career.

Doris Lessing continues to write fictions that combine the realistic and fantastic. She presents in *The Fifth Child* (1988) a horror story of the fall of an ordinary family in England before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ith a subtle twist, the realistic narrative turns to one verging on fantasy. Some call it "urban gothic"; others are simply puzzled by the "monstrous" protagonist Ben, the fifth child. The novel ends with the adolescent Ben running away from the home and family that he has unintentionally destroyed. In response to many readers' inquiry "What happens to Ben?" Lessing wrote a sequel, *Ben, in the World* in 2000. In the sequel, Ben grows up and journeys through half of the earth, only to realize that he does not belong to this world, the modern capitalistic, industrialized society. He commits suicide in the mountain where he finally finds his own "people" in the cave pictures.

Lessing in some of her works weaves the fantastic in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o well th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unreal are blurred and limits transgressed. In so doing she not only offers a profound vis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challenges the very concept of literary genre.

他/我之間：陳志勇繪本中的「他者」元素探討

吳佩穎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奇幻文學較諸其他文類有更多空間可建構一個超現實世界，並以之作為一個比喻「自我」(ego)與「他者」(the other)分別的載體。澳洲籍繪本作家與插畫家陳志勇(Shaun Tan)，其作品風格從早年的《失物招領》(*The Lost Thing*)，*《緋紅樹》*(*The Red Tree*)，到近年的《抵岸》(*The Arrival*)，皆展現了一貫的奇幻色彩，並寓涵了人們對於外族人/他者的複雜情感、以及外族人/他者對於自身身分認同的困惑與掙扎，甚至是人們內隱於自身無意識層次的「存在的陌生感」，以及來自於斯、無以名之的疏離與憂鬱感。《失物招領》(*The Lost Thing*)當中，屬性介於生物與非生物間的“the lost thing”，或許可以被解讀為一種被具象化的、人們內在的異質性(heteronymous)「他者」。《緋紅樹》(*The Red Tree*)中開心與憂鬱的小女孩都是她的「自我」，兩種情緒面代表的即是 Julia Kristeva 所言的「雙重自我」，源於人們不穩定的主體性，也就是 Kristeva 主張的「我們是自我的陌生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抵岸》(*The Arrival*)所比喻的則是 Kristeva 所言的「外族人的他者性」，一種自由與孤獨交織的複雜情感；其和諧結局並隱喻了 Jürgen Habermas 所倡導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演示了一種他我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包容，以及 Jacques Derrida 的「悅納異己」(hospitalité)概念。本研究將以 Julia Kristeva、Jürgen Habermas、Jacques Derrida 等人的他者理論探討陳志勇此三部作品當中的「他者」與「自我」的奇幻分水嶺。

關鍵字：繪本、他者理論、悅納異己、溝通理性、陌生感、Julia Kristeva、Jürgen Habermas、Jacques Derrida

找回失去的亞特蘭提斯(Atlantis) 從霍夫曼小說《金罐》看德國晚期浪漫主義文學中的魔幻寫實傳統

林倩君 台灣大學

「魔幻寫實」(Magic Realism)的概念最初分別萌生於德國、義大利的繪畫與文學領域，隨後作為文學形式流行於歐美及拉丁美洲，由於後者特有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又形成其獨特的風格和內涵。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德國藝術評論家法蘭茨·羅(Franz Roh)首先使用了「魔幻寫實」的概念，以適應當時新的藝術思潮來表現由宏觀到微觀、由表象至內裡之完整的「現實」，並讓人能「感受到神奇的永恆存在」。其後德國文學中具此風格的作品雖未形成流派，而繼「表現主義」之後的三、四十年代亦相繼有形態各異的新生代「魔幻寫實」作品的產生。然而在廣義上，此風格的文學書寫傳統，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初德國晚期浪漫主義代表霍夫曼(E.T.A. Hoffmann)開拓性的文學創作。霍夫曼在傳承浪漫主義尋根基督教文化傳統及構建新神話之訴求的同時，逆轉了德國早期浪漫主義追求「脫離現實」的夢幻和內在自我的情結，主張讓神奇與想像「大膽地進入現實生活中」，並以此將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諾瓦利斯(Novalis)等浪漫主義理論家提出的「將世界浪漫化」理念進行了重新詮釋。為此，霍夫曼將神奇、魔幻和想像世界與世俗社會的現實世界經時間與空間上的越界結合，創新書寫出一類被稱為「新時代之真實童話」的奇幻寫實作品，如《金罐》(*Der goldne Topf*)、《沙人》(*Der Sandmann*)、《小札赫斯》(*Klein Zaches*)等。其中《金罐》被視為德國晚期浪漫主義最為著名的代表作，它講述的是：主人公安澤爾斯(Anselmus) - 德國德勒斯登市(Dresden)一個不諳世事的大學生在經歷了一系列內心嚮往與世俗社會的衝突後，使其精神與自然之間獲得和諧統一，到達了內心中神奇國度「亞特蘭提斯」(Atlantis)的彼岸，並由此找回了現實生活中如盧卡奇(Georg Lukács)所言的「曾失去的整體存在」。

本論文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首先闡明「魔幻寫實」從概念到作品在德國文學中的產生、發展及特徵，繼而對霍夫曼的代表作《金罐》從作品書寫的形式、結構及背景來詮釋作者的創作動機、該作品在德國文學中的地位和美學意義以及對其後「魔幻寫實」類文學書寫所產生的影響，同時對該作品在德國文學之外所產生的文學影響亦會加以探討。

關鍵字：奇幻文學，魔幻寫實，浪漫主義，霍夫曼

主 題 講 者 與 主 持 人 名 錄

姓 名	所屬單位
馮品佳 教授	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王儀君 教授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何文敬 教授	逢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李有成 教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阮秀莉 教授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邱源貴 教授	逢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邱漢平 教授	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姜翠芬 教授	政治大學英語學系
梁孫傑 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許甄倚 教授	東華大學英美文學系
許綏南 教授	台南大學英語系
陳音頤 教授	政治大學英文系
陳淑卿 教授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蔡秀枝 教授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蔡振興 教授	淡江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羅 林 教授	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蘇其康 教授	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蔡美玉 教授	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論文發表人名錄

姓 名	所屬單位
田偉文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吳佩穎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吳彥祺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吳哲硯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李怡瑩	文藻外語大學
李玟慧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李為堯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英語系
李婕希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李蕙君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周岫琴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林宜莊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林倩君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Jeff Johnson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施弘尉	聖約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洪淑敏	金門大學應用英語系
唐敬鈞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高家萱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張建明	政治大學英文系文學組
張崇旂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與文化學系
張雅蘭	華梵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郭詩裴	政治大學英文研究所
陳映華	淡江大學英美文學所
陳皇華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陳重仁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陳瑞松	明道大學應用外語系
陳瑞卿	中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陳數紅	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陳櫻珊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陳豔姜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楊玉妙	義守大學應用英語系
楊雅筑	淡江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意鈴	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趙美玲	南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劉雅詩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蔡淑惠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蔡雅茹	義守大學應用英語系
鄧秋蓉	淡江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羅青香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蘇子中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蘇靖茶	政治大學外文中心
龔紹明	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與會者名錄

姓 名	服務機構/ 就讀學校
Chang Ling-Ling	成功大學
Chen Jui-ching	中華大學
Chen Yu Hsuan	義守大學
Chen Zi-Rong	銘傳大學
Huang Nyx	臺北大學
Lee Feng-Shu	東華大學
Lei Jing	淡江大學
Liu Yu-Han	臺灣師範大學
Wu Roy	中山大學
Yen Yuh-Yun	嘉義大學
Yu Chiang	東華大學
王怡文	中正大學
尤澄淳	中正大學
王淨紋	嘉義大學
王新元	成功大學
王臆婷	嘉義大學
古淑萍	東華大學
甘筱閔	清華大學
江足滿	健行科技大學
江俊偉	中正大學
江懌縈	中正大學
何屏	中興大學
余欣郁	嘉義大學
吳政穎	東華大學
吳佳芬	中正大學
吳柏儒	嘉義大學
吳婉榕	成功大學
呂庭頤	成功大學
李孟樺	東華大學
李紫綺	淡江大學
李麗鳳	虎尾科技大學
林宏裕	中正大學
林佳瑩	成功大學
林函蓉	淡江大學
林季瑾	成功大學
林宛柔	淡江大學

林怡君	嘉義大學
林品君	淡江大學
林揚傑	臺灣師範大學
林雲偉	中正大學
林曉君	嘉義大學
紀元文	中央研究院
邱品堯	中正大學
姜少華	淡江大學
姚泰安	東華大學
柯孟汝	成功大學
凌蔓苹	中山大學
夏延文	成功大學
殷進栩	成功大學
高健毓	中正大學
張月盈	成功大學
張祐慈	東華大學
張起綸	清華大學
張筱暄	中山大學
張焮棋	淡江大學
張龍龍	政治大學
戚芷婷	成功大學
梁承篁	中興大學
許玉婷	中正大學
許炳富	雲林科技大學
許郁青	成功大學
許梓恒	輔仁大學
許韶芸	清華大學
郭宗儒	中興大學
郭怡佳	成功大學
郭美純	台北科技大學
陳允	高雄師範大學
陳巧珊	淡江大學
陳其薇	淡江大學
陳宛琪	中興大學
陳泓晉	社會人士
陳思耕	淡江大學
陳郁玟	成功大學
陳冠吟	東海大學
陳桂莉	吳鳳科技大學

陳婉瑜	嘉義大學
陳琦欣	成功大學
陳詩婷	臺灣大學
陳鳳嬌	高雄師範大學
陸之庭	嘉義大學
曾瓊瑩	社會人士
黃千珊	中正大學
黃文哲	嘉義大學
黃聿玫	成功大學
黃品芬	中正大學
黃建瑜	東華大學
黃盛譽	清華大學
黃暉峻	長榮大學
黃聖宏	中興大學
黃誌懿	成功大學
楊士霈	交通大學
楊雅茹	中正大學
葉芷華	中央大學
廖思虹	嘉義大學
廖柏州	臺灣大學
廖常志	成功大學
趙珮華	淡江大學
劉又維	淡江大學
劉子瑜	成功大學
劉怡紋	東華大學
劉怡佩	清華大學
劉秉竑	淡江大學
劉雪珍	輔仁大學
劉諱謙	中央大學
潘宛庭	嘉義大學
蔡幸紋	中正大學
蔡欣純	台東大學
鄭以欣	長榮大學
鄭宇倫	成功大學
鄭開蕨	淡江大學
鄭尹蓉	中正大學
鄧思潔	成功大學
鄧雅薈	中正大學

鮑磊翔	中正大學
謝東翰	臺灣師範大學
蕭湘鳳	吳鳳科技大學
簡伊佐	吳鳳科技大學
顏正裕	中山大學
魏柏瑜	中山大學
戴銘鋒	中興大學
羅翠珠	吳鳳科技大學
安柏瑞	僑光科技大學
李淑蓉	雲林科技大學
吳佩如	中興大學
倪碧華	嘉義大學
張芸甄	中正大學
黃淑瑛	嘉義大學
楊哲銘	成功大學
劉鳳芯	中興大學
鄭雯芳	嶺東科技大學

(以上名單統計至 102 年 11 月 18 日為止)

工作人員名錄

文書組：陳玟君、陳玉美

工作人員
黃珉薇
夏苡嘉
林榆森

議事組：張美芳、林惠玲

工作人員
李鴻祺
劉珥豪
李亭緯
李品慧
鄭巧甄
曹展瑄
范銘麗
李 敏
陳淳鈺
張耕源

接待組：蔡美玉、龔紹明

工作人員
潘怡卉
黃馨瑩
林毓謹
官柏成

總務組：楊意鈴、劉德烜

工作人員
林家寧
王鈺琪

連絡組：蕭惠彬、湯麗鳳

工作人員
張訓婷
吳炫螢